

◎家庭纪事

爸爸的账本

□张一曼

6月18日,这个周日就是父亲节了。和母爱的温润相比,父亲的爱醇厚、深沉。我的父亲很平凡,可是,父亲在我的心里,却是一座可以依靠的山。想起那点点滴滴的往事,眼泪就不由得涌上眼眶。

那天,回家时帮妈妈整理屋子,在一摞本子里发现了一个爸爸的账本。随手翻了几页,看到上面记着:2月6日,赶集买菜21元;2月22日,赶集买菜18.5元;3月18日,赶集买菜29元;4月5日,赶集买菜23元……

我有些纳闷:怎么隔这么长时间才买一次菜呢?仔细一看日期,我顿时僵在那儿了:每次爸爸赶集的日子不都是我回家的日子吗?那一刻,每次回家的情形,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闪过:一进家,叫上一声“妈”,伴着爸妈的一脸笑意,家里那辆八成新的自行车就被爸爸推出院门,他要到邻村的大超市买菜,那里物品更齐全多样。别看爸爸已是花甲之年,左脚一蹬、右腿一偏便跨上了自行车。等爸爸回来,一车篓的蔬菜猪肉鸡蛋什么的,总会被妈妈一股脑儿做成美食。

爸爸喜欢看书喜欢写字。我上小学的时候,爸爸订购的书都寄到我们学校,时常有老师喊我,让我提回爸爸的书。爸爸读了一辈子书,写了一辈

子字,虽有文章被省市甚至国家级刊物录用,但收到的更多的是一封封退稿信,不过爸爸从没改变过对文字的追求。

我无法想象,曾多次发表过文章的爸爸,为了养家糊口,后来却走家串舍收起了破烂儿。幼时的我,清晨睁开眼时,爸爸已离去;夜色苍茫,我便在妈妈的催促下到村口等着爸爸归来。从爸爸收来的破烂儿里检出喜欢的书,读得爱不释手。一次,爸爸回来,花八块钱给我买了一条裙子,穿着它,我快乐得仿佛成了公主。

艰难的生活,让爸爸脾气有点暴躁,可他对女儿的爱,却从未更改。

一件小事,我至今想起来仍难以释怀。我12岁那年的冬天,一场暴雪猝然而至。我住校,一周回家一次,没有厚衣服。那天我正在教室写作业,浑身是雪的父亲出现在教室外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件旧毛衣,小心翼翼地向我解释着:“买了新毛线给你织毛衣,可你婶还没织出来,先穿这件旧的吧;说给你买双新鞋的,商店都关着门……”可当时我又做了什么?竟然硬生生地把父亲拿来的旧衣服挡了回去。

周末回到家,妈妈对我说:“那天你爸差点回不来。”我这才知道,爸爸走了20里雪路,无数次跌倒在雪地,只为给我送件御寒的衣服。那一刻,我泪眼模糊。爸爸,我该



如何来形容我当时的愧疚呢?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生活逐渐好了起来。或许是因为我上了师范,或许是因为我毕业后当了一名教师;或许是因为弟弟考上了大学,或许是因为弟弟大学毕业后靠自己的努力找了一份工作。无论什么,我知道,这一切都源于爸爸和妈妈的支撑。

再看爸爸留下的那一行行账目,它们都闪着光呢,直入我的心底。

又一个周末的早上,老公说:“你给咱爸打个电话,说咱俩今天回去哩。”我说:“今天不是有事不回去吗?”“咱是回不去,打个电话,他和妈就会去赶集买菜啦。”我顿时明白,心里虽有许多无奈,还是把电话打了。那之后,我提前打电话说要回家的次数便多起来,可我又时常失约。我知道爸爸妈妈会很失望,吃着为女儿买的肉和菜,还不如见到女儿高兴。可只有这样,爸爸妈妈才可能为自己破费一次啊。

编者按:

5月下旬,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组织20余名会员来到郾城区李集镇省级一类贫困村陈东村,开展采风创作活动。贫困户脱贫的故事和乡村新风貌激发了会员们的创作热情和灵感,他们用不同文体、不同手法、不同风格,创作了多篇采风作品,我们在这里择优刊发,以飨读者。

陈东村的幸福之路

□王 剑

走在通往陈东村的乡间公路上,我们的心情轻松愉快。这是临近小满的一天,初夏的阳光煦暖地照着,南风悠悠地吹着。马路两边的麦田里,小麦泛黄,一种绵软的甜香四处弥漫。树荫下,随处可见一些庄户人在拾掇农具。偶尔能听见几声鸟鸣,仿佛是在欢迎我们的到来。

要在往常,村民陈俊峰也会和大家一样,为麦收而激动、憧憬。但是现在,不会了。他的生活,因为十几年前的一场车祸而彻底改变了。

十几年前,陈俊峰是一个三口之家的顶梁柱。天有不测风云,有一天他在运送重物的途中,三轮车侧翻,车子重重地砸在他的胫骨上,导致胫骨粉碎性骨折。家里举债七八万元,虽然保住了一条腿,但从此要依赖拐杖行走,丧失了劳动能力。儿子被迫辍学,四亩土地承包给别人耕种,一家人陷入了贫困的泥潭。

我们到达陈东村时,正是中午时分。一条纵贯东西的柏油马路,很是气派。路旁的楚河故道,虽然年久断流,但依稀可见昔日的宽阔和辉煌。

穿过京珠高速涵洞,西行约百余米,就是陈俊峰的家。听说我们要来,老陈夫妇早就在家里候着。

我们和驻村干部潘华杰一同进屋。陈俊峰居住的房屋是三间瓦房,建于1987年,房梁和墙壁上到处都是岁月的沧桑和斑驳的痕迹。麦囤上放着两个老式的板箱,一台缝纫机锈迹斑斑地站在墙角。靠窗的位置是一个老式木床,木床上方是人工搭起的一个简易棚架,固定着两个小电风扇。木床斜对面的三屉桌上,是一台黑白电视机。

瓦房的外面,是两间石棉瓦搭起的灶屋,里面除了一些简单的炊具,还有一个硕大的锅头。原来陈俊峰家的一日三餐,不用蜂窝煤,而是劈柴做饭,一大堆木柴整整齐齐码在大门口的椿树下。

我们里外察看一番,随后招呼陈俊峰坐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下,正准备说些宽慰的话,没想到陈俊峰先开口了。他说:“谢谢大家来看我!像我这种情况,搁以前,穷也就穷了,不会有人放在心上。但现在不一样了,赶上了好政策!”由于说得快,陈俊峰的脸有些潮红。他顿了顿,接着说:“看

腿的医药费,政府给报销了三万多。我现在吃上了低保,国家每月还给我80块钱的老龄补助……”

旁边站着的诗人曹世友说:“这下您晚年的生活有保障了。”“是啊,这可解决了我的大难题!”陈俊峰附和道,“不过,话又说回来了,国家这么照顾我,我也不能成为政府的包袱不是?我的腿行走不便,但我还有一双手,还有做粉条的技术。”

这时,驻村干部潘华杰说:“这两年,国家推行精准扶贫政策,对贫困对象,我们不仅强调供血,还强调其自身的造血功能及自我发展能力。我们给老陈联系了村里一个作坊,他帮着干点活儿。老陈的妻子潘莲英,也在陈桥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零工。”

“那这样下去,老陈离小康就不远了!”大家用笑声来鼓励陈俊峰。

陈俊峰憨厚地笑了,眉峰舒展了,精神也显得分外饱满。我们顺着他坐的位置往上看,太阳温暖如初,阳光下的柿子树正结出圆圆的果实。

在回村办的路边,我们看见两个大大的展示牌,上面明确标识着村民的经济状况。原来,陈东村作为省级一类贫困村,像陈俊峰这样的贫困户共有70家。2016年,陈东村按下脱贫的快进键。经过驻村干部和社员群众的共同努力,已经有45户人家脱了贫,人均年收入超过3026元,基本做到了“吃不愁”“穿不愁”,保障了住房、医疗和义务教育等基本权利。如今的陈东村,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不断完善,整村推进项目投资70万元,新修排水管网4565米,太阳能节能路灯69套,坑河治理全面实施,两条通村道路全部硬化。

更重要的是,村民明白了一个道理:帮扶是外力,作用再大,如果内力不积极,干了也等于白干。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,我们看到,越来越多的陈东村人正撸起袖子,铆足了劲儿,走在通往幸福的阳光大道上。



◎亲情无限

一弯腰就是一生

□李群涛

夕阳西下,天边最后一抹红霞逐渐消失,天色黯淡下来,已经收割完的麦田犹如一幅抽象画。麦田里影影绰绰还有人在劳作,其中一个身影深深吸引了我。那个人影在广袤的天地间,显得越发瘦弱。他疲惫地向前迈起步子,犹如一根老树干,伫立在瑟瑟夜风中。只见他艰难地弯下腰,拣拾白天未曾割净的麦穗,拣了几把麦穗后,用劲捶自己的腰。

那姿势、那身材,就连捶腰的动作都像极了父亲。父亲在老家务农,距离我“三夏”禁烧的辖区有近40公里。

父亲高中毕业时正赶上“文革”,就回乡帮助爷爷干活。瘦弱的父亲,似乎风一吹

就要倒下,但在我眼里,他却有着山一般恢宏的气势。父亲弟兄五人,他是老大,过早地接过了家里的重担。从我记事起,父亲似乎就没有闲过,泥水匠里有他,木工群里有他,庄稼地里更少不了他。他习惯于默默忍受、勇敢担当,将深厚的爱都给予了子女。

记忆中,我们搬了三次家。第一个家是砖坯房子,那是父亲上山拉煤换来的。那时,生产队的用煤全靠人力拉回来,父亲用架子车从一百多公里外把煤拉回来,换回一块块砖和坯,我家的第一所房子处处浸透着父亲的味道,那是父亲用汗水浇筑的!第二次搬家是三间大瓦房,父亲和母亲一块砖一块砖把房子主体垒了起来,直到上房梁时,才找了

亲戚朋友帮忙。所以,我家住的第二所房子,每寸墙面、每条砖缝、每个钉子,都经父亲亲手抚摸过。再以后,父亲

用他勤劳的双手又盖起了平房,让我们姊妹几人几乎没受过委屈。

也许是年轻时候太累的缘故,父亲患上腰椎间盘突出症,每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,捶捶腰再继续走路。医生说,父亲年纪大了,不适合手术,只能保守治疗。想到父亲的病,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。父亲的病是长年累月干活累的!父亲已经70岁了,还是放心不下地里的庄稼,强撑着下地干活,忍痛把腰弯下。我无法想象父亲现在如何在家操持那点麦田,无论多么艰难、多么疼痛、多么需要,父亲从来不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。我说要请假回家帮助收麦子,他说什么也不让我回去,还说公家的人要干好公家事,不能为了家而分心,更不能为了给家干活而请假。

“哐当、哐当……”一位老人骑着一辆破三轮从我面前经过,他就是我刚才看见的那个身影,千千万万老农民中的一个。他在我面前经过的那一刻,我深深地鞠了一躬,只因为他身上有我父亲的影子!

非虚构微故事 记录生活百态

欢迎投稿“生活”副刊 邮箱: 13938039936@139.com